



花火

艳系天下

西西水水 著

晋江当红花旦
三快笔刷新章
《艳系天下》系列小说
强势连载

继《折情丝》后
她的笔尖绽放的惊艳大作
唯美、细腻、动人、感人
《艳系天下》系列小说
强势连载

花火系列
Flower and Fire
19780101



【作者简介】

西西东东

生于鱼米之乡。懒散又爱做梦的宅女一枚。无意识开始写文，无意识爱上写文，无意识沉迷写文。愿书与梦中故事，漫绘心中情感，与众知音分享那一份爱恨缠绵。



江苏图书

责任编辑：胡如虹
出版统筹：李晶晶
特约编辑：刘尊温
装饰设计：刘 艳



魅丽出品 必属精品



艳声下

上

西东东 著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艳杀天下.上 / 西西东东著. -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
2011.5
ISBN 978-7-5438-7492-3

I. ①艳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85997号

出 版: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湖南人民出版社
(地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)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16

字 数: 330000

印 张: 16.5

出版时间: 2011年5月

印 次: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人: 谢清风

责任编辑: 胡如虹

出版统筹: 李晶晶

特约编辑: 刘砾遥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ISBN 978-7-5438-7492-3

定 价: 19.80元

发 行: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(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)

联系电话: 010-64426679

邮购热线: 010-64424575

传 真: 010-64427328



公司网址: www.yongsibook.net

投稿邮箱: tougao_qc@yongsibook.net



Contents

目录

- 
- 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楔子 | 001 |
| 第一章 背叛是皇家的传世良方 | 005 |
| 第二章 定不负君 | 015 |
| 第三章 倾君公主死于和亲 | 027 |
| 第四章 借尸还魂不如将计就计 | 037 |
| 第五章 冒牌与冒牌的情深意重 | 051 |
| 第六章 半路杀出的贴身侍女 | 061 |
| 第七章 最难消受帝王爱 | 075 |
| 第八章 惊遇『前世』梦里人 | 089 |
|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| 103 |



Contents
目 录

第十章	皇室秘辛	133
第十一章	谁才是赢家	147
第十二章	大嫁归国	161
第十三章	再次遇害	175
第十四章	真假倾君	191
第十五章	毁容	205
第十六章	太子哥哥	191
第十七章	威胁	217
第十八章	活命的筹码	231
第十九章	三月毒发	243



楔
子



银白色的闪电劈裂夜空，轰然一声惊雷之后，淅沥的细雨骤然变作倾盆大雨，浇打在白淑殿前冒雨盛开的蔷薇花上，落了一地残红。

“阿倾……阿倾你还记得我都与你说过些什吗？”床榻上，女子呼吸微弱，声音沙哑，原本秀丽的脸上病态尽显，只有左眼角的一颗泪痣红得耀眼，像是要倾尽全力释放它毕生的风华。她一手拉住榻边孩子的手，眼皮无力地抬起，却是竭力凝视着那孩子，似要将她看入眼里刻入心底。

十一岁的晏倾君身姿娇小，面色苍白眼神茫然，此时连连点头，随即眼泪滚珠般爬了满脸：“娘，我记得，都记得！”

“不……”女子深叹了口气，失望道：“你现在就没记住……”

“娘，是阿倾不对！娘说过，这世上没有人值得我哭。我不哭，不哭！”晏倾君迅速用袖子擦去眼泪，睁大双眼不让眼泪继续流下来，哽声道：“娘，您看阿倾没哭了，您别生气，您别丢下阿倾一个人！”

女子缓缓合目，微微叹息道：“阿倾，你看娘病了，病得无可救药……”

“娘，娘……阿倾求求您，别丢下我一个……”晏倾君的眼泪还是无法抑制地流下来，无助地拉着女子的手臂恳求道。

女子微笑着，抬起不停颤抖的手，一点点靠近晏倾君的小脸。晏倾君见她吃力，忙把身子倾了倾，抬手想要握住她的手。

啪——女子手上猛地用力，一个耳光甩在晏倾君脸上。

“我与你说过什吗？”那一巴掌几乎用尽女子全身的力气，她整个人跌在榻上，大口喘着

气，这一句诘问带着几许凄厉。

晏倾君本欲扶住女子的手忽然僵住，原本蓄在眼里的泪水也在瞬间收敛，红着侧脸，呆愣在原地，嘴角缓缓绽出一抹苍凉的笑意。

今天，三月初三，她十一岁的生辰。

眼前这女子，是她的母亲，自她出生便伴在她身边十一年。

十一年来，她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“倾君公主”，她是东昭王御笔亲封“一笑倾君”的倾君公主，她更是这宫里人人讨好巴结深畏于心的倾君公主，无人敢欺也无人能欺。

因为她有这样一个好母亲，教她如何察言观色，如何审时度势，如何取舍得当。从小到大，母亲教她的东西数之不尽，她反反复复对她说的话，却永远只有那么几句。

她说，阿倾，这宫里，宫墙再深，深不过人心，永远不要轻信他人，娘也不例外。

她说，阿倾，富贵荣华人人趋之若鹜，大权在握让人不惜代价不择手段，你要敌过众人，必须比他们更加心狠手辣！

她说，阿倾，所谓情爱痴缠天长地久白头偕老，不过是富贵在左、大权在右时填补空虚的奢侈品罢了，眸中含情的男子最不可信。

她还说，阿倾，你唯有靠自己攀上权势顶峰才能翻手云覆手雨使人生置人死，才能安享富贵幸福恣意地活着！

她不遗余力地教她如何在皇宫里更好地生存，甚至到了如今，她那一个耳光，也是因为她方才“求”她了，她从来都教她，求人不如求己。

晏倾君看着奄奄一息也不忘“教”她的娘，嘴角的笑容越发肆意，刚刚才敛住的眼泪却泛滥地流下来。她倏然站起身，猛地扯去床榻上的帷幔，推倒榻边的花瓶、白淑殿内的桌椅茶具……

“你骗我！骗了我十一年！”晏倾君清亮的声音哭嚷着，身形移动，疯了般砸掉殿内所有能砸的东西：“说什么只有手握大权才能翻手云覆手雨使人生置人死，说什么只有在权势顶峰才能安享富贵幸福恣意地活着！如今谁都不敢动你，你呢？不是一样会死？你算人心算权谋有本事你算天意！有本事你别死！”

女子无力地躺在榻上，大口喘着气，双唇抖动，却未吐出一句话来，只是一瞬不瞬地凝视着晏倾君，眸子里波涛汹涌，泪水滑落浸入枕巾。

“你不是我娘！”晏倾君的双手不知何时染了血，伸手擦去眼泪时蹭在脸上，蹭过眼角那与女子眼角一无二致的泪痣，刺眼的猩红。她站在床榻不远处，转过身，不再看女子一眼，冷声道：“我娘不会如此狼狈如此无用！我娘不会轻易放弃轻易言死！你若就此死了，就再也不是我晏倾





君的母亲！”

语罢，她固执地睁大双眼，不让眼泪再次流下来，固执地仰首，倨傲地向殿门外走去。

雷鸣电闪，雨势渐大，在殿内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晏倾君正要打开殿门，雨声中突然传来一声尖细的传唤：“皇上驾到！”

银白色的闪电乍然将白淑殿照得雪亮，一片死寂后，只有匆忙仓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
第一章

背叛是皇家的传世良方

在我人生最美丽的华年，我始终不明白，为何他们要依着母亲所预料的步调分毫不差地走过我的生命。五彩琉璃光彩渐失，眼角的泪痣艳甚血滴，我的父皇，我的兄长，我的意中人，选择了同样一种方式离我远去——背叛。

——晏倾君





昭明十八年，春。

细雨连绵，淅淅沥沥地下了接近半个月。夜浓，白淑殿前的大簇蔷薇花仍旧如火云般绽放，细雨繁花中，伫立着白衣衫的女子。

晏倾君手里端着一只透白的玉瓷酒壶，双手微动，凛冽的醇香随着倒在花间的甘酿充溢在空气中。

雨夜里东昭国的皇宫，本该是静谧安然，此刻却突然响起了轰雷。

雨势渐大，酒香不散。

晏倾君嘴角浮起一抹淡笑，又是三月初三，又是雷鸣电闪大雨倾盆。每年的三月初三，她都会在母亲最爱的蔷薇花丛里洒上一壶她同样最爱的蔷薇酿，今年，看来又要被雨水冲走了呢。

四年前母亲丢了性命，也丢下她独自一个人在这宫里。

“阿倾……”

晏倾君拿着酒壶，正要转身入殿，雨夜里突然传来一声轻唤。她眨了眨眼，看清雨幕里的来人，悠然一笑：“子轩，居然这个时候入宫？”

站在她身前的男子白色的长袍上绣了精致的兰花，因雨水浸染而湿透，黑发贴在素白的脸上，更显得面部棱角分明。

“知道你逢春便睡不好觉，刚好从白子洲回来，便过来看看你。”奕子轩声音有些沙哑，注视着晏倾君，墨黑的瞳仁眼波流转，尽管面色憔悴，却掩不住再见到她的喜色。

晏倾君低首浅笑，拉住他的手臂，快步走到屋檐下，睨他一眼，佯作责怪道：“明日一早随太

子哥哥入宫不也一样吗？如此趁夜偷偷入宫，若是被人发现，可是连累了我的名节……”

说着，她伸手推殿门，却是被奕子轩阻住。双手被他握在掌心，春夜里阴寒的雨水好似带了温度。

“怎吗？”晏倾君略略扬眉。

笑意在奕子轩脸上一闪而过。他放开一只手，从衣襟间抽出一条帕子，细细地为晏倾君擦去面上的雨水，柔声道：“随我出去走走。”

声音虽是轻柔，语气却是不容置疑的，拉着晏倾君便往外走。

“在下雨呢……”晏倾君小声道。

“一会儿便停了。”

晏倾君笑了笑，服顺地跟在后面，尽量放轻了脚步。东昭皇宫，夜闯入内私会公主，还只怕被人撞见她带她去殿外，也只有他奕家大公子有这个胆子有这个能耐了。

大雨也真如奕子轩所说，下了少顷便停得干干净净，突来的雨使得宫内的侍卫退守暗处，此刻还没来得及归守原位。

宫内禁卫军的分布和当值安排本来就是奕家管理，晏倾君不担心他们会被发现，即便是发现了，有点心思的人见到奕子轩也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。

只是，奕子轩一路无语，面上倦色难掩，她从中看到隐隐的冷然，心中有了猜测，开口问道：“你这么早就回了，是不是白子洲一行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白子洲是东昭国东南面的一处海岛，已经荒废二十余年，大约半个月前，太子晏珣与她说父皇下令，由奕家主持，重建白子洲。一来开采白子洲上的稀有资源，二来那海岛重修之后，还能容数千人居住。她本来以为奕子轩一去，肯定要耗费数月时间，没料到才半个月就回了。

“白子洲的事我交给奕承了。”奕子轩沉声回答。

奕承是奕子轩的弟弟。晏倾君本想多问问白子洲的事，奕子轩却回头，突然道：“子时早过，现在是三月初三了。”

晏倾君一怔，三月初三，是母亲的忌日，也是她的生辰……

“阿倾，你十五岁了。”奕子轩拉着晏倾君的手紧了紧，将她的五指握在掌心，说话间，尾音带着微不可闻的叹息。

十五岁，母亲过世四年。晏倾君微笑，所有人都以为这四年来她的改变是因为所受的打击太大。奕子轩，是想劝她忘掉过往？

“子轩，我半个月前就和太子哥哥说好，明日他带我出宫玩一圈，当是我十五岁生日的礼





物。现下你回来了更好，我们三个许久没在一起好好叙一叙了，他说旭湖上又开了家汝坊，那里的歌女唱歌，很好听呢。”晏倾君抬首欢笑道。

“可明日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贡月国来使，太子哥哥肯定没法和我出去了，你也不得空吧？”晏倾君想了想，道：“那明日晚宴后可好？你们到我白淑殿来？”

奕子轩面上的表情明显地僵了僵，没有答话，脚下的步子越来越快。

“阿倾，挽月夫人……”奕子轩迟疑地开口，声音轻细，最后几个字竟是被夜风吹得微不可闻。

晏倾君蹙眉，挽月夫人，说的是她过世的母亲。

“她……什么？我没听清。”

“她若知晓我半夜带着你到处乱闯，定会责怪。”奕子轩回头一笑，眸子里的光似暖阳一般，他伸手蹭了蹭晏倾君有些发红的脸颊：“是我疏忽了，天气阴冷，你刚刚还淋了雨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晏倾君微笑颌首，不由得想到母亲曾经教过的话，那些权争，那些势斗，那些“生存法则”。那些，四年前开始她便不想再信了，如今她不争不抢，同样活得恣意，同样觉得幸福，为何要去费尽心机地斗？

恰好二人到了门口，奕子轩从腰间取下一串璀璨的琉璃珠，递到晏倾君眼前，笑得温煦。

晏倾君怔了怔，看清那串琉璃珠后，诧异道：“你……”

“阿倾，生辰快乐。”奕子轩的声音温柔得像是要溢出水来，将琉璃珠又递近了几分。

五彩琉璃珠，五颗琉璃晶莹剔透，色彩各异，无日无月却散发着幽幽荧光，墨黑的绳结尾端各挂了一颗，颗颗依偎串串相连，外表看就不凡，所代表的意义同样不凡——这是奕家祖传之物，除却嫡长子，便只有当家主母方可佩戴。

“阿倾，你十五岁了。”——奕子轩的一声叹息，仿佛又响在耳边。

十五岁，是及笄之年，婚嫁之岁。这次她才真正明白那话中的意思。

“公主，这额间的……要洗去吗？”茹鸳看了一眼又怔在铜镜前微笑的晏倾君，掩嘴轻笑着问道。

晏倾君回过神来，看入镜中，伸手触了触额间浑圆的朱砂，还有些酸痛。几天前她与太子哥

哥打闹，不小心伤了额头，昨夜奕子轩送她回来，刚刚点灯就被他瞧见了，笑着替她点了颗朱砂，说是遮丑。

“奴婢看是不用了吧？昨日的青紫被遮得干干净净呢，若是洗去了，待会倾云公主定会特意取笑一番，而且啊，这可是那个谁谁谁……亲自点上去的！”茹鸳一眼瞧出晏倾君今日心情大好，又见四下无外人，一时忍不住逗趣了一番。

晏倾君斜睨她一眼，道：“就你嘴贫，出去出去，这妆我自己来上。”

“待会晚宴上太子和奕公子都会到呢，奴婢可不敢偷懒。”茹鸳动作轻快地拿出各种脂粉，嘴角的笑意藏不住。

虽说陛下已经许久未曾留意到公主，连生辰都有意忽略，可她主仆二人仍是在这皇宫里完好地生存了下来。转眼公主及笄，她一早看到那串琉璃珠便明白，公主要嫁了，嫁的还是东昭国内声名最为显赫的奕家公子！

“公主，依奴婢看，今夜的晚宴之后，倾云公主嫁出去了，接着肯定就是您了！”茹鸳一边替晏倾君绾发，一边笑嘻嘻道。

晏倾君瞥了一眼桌上的琉璃珠，笑道：“今日的晚宴，贡月国的来使替国主选后，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倾云？”

“太子殿下说的啊！上次太子殿下不是和您说皇上与贡月国国主，定下的皇后人选是倾云公主吗？奴婢全听见了。”茹鸳在晏倾君发间插了一支簪子，面上神采飞扬。

晏倾君低笑，不语。

“反正倾听公主已经许了余家长子，倾云公主和亲，最多半月便嫁了，接下来就该公主您了！您看，这五彩琉璃珠奕公子都给公主了，事情还能有变数不成？”茹鸳娇俏地挑眉，扫了一眼即便是在屋内仍旧熠熠生辉的五彩琉璃珠。

“世事无常。”晏倾君笑着拍了拍茹鸳的脑袋。

茹鸳躲了过去，打开手边的脂粉盒，嬉笑道：“什么世事，到了奕公子那里，都是小事一桩了！奕公子一向待公主好，您看，这脂粉都是他去白子洲前特地送来的呢。”

茹鸳说着，打开盒盖，笑着替晏倾君扑了薄薄一层粉：“即便是有什么无常啊，奕公子也定然会悉数解决掉的。”

茹鸳笑得眯了眼，细细看着晏倾君。其实，公主即便是不妆点打扮也是漂亮的，尽管这些年她的锐气折损许多，不再锋芒毕露，却多了一种内敛的美。

十年，她看着公主一点一滴地变化，长大，及笄，以后也会看着她嫁人，看着她出皇宫。





“啊，奴婢差点忘了！”茹鸾放下手里的粉盒，转身从梳妆盒内拿出一张纸笺，递给晏倾君：“今日公主歇息的时候，奴婢在窗台边捡到的，应该……是奕公子掉下的吧？”

纸笺是合上的，还带着淡淡的兰花香，晏倾君扬了扬眉头，翻开来，隽秀而大气有力的几个字映入眼帘。

“倾八千城池，携万里云锦，独愿与君好。”

茹鸾一眼瞅见，捂着嘴偷笑。与“君”好，说的不正是她家公主吗？这奕公子，果真内敛，表白的方式都与众不同……

她正要多打趣几句，蓦地瞥见铜镜中晏倾君刚刚还红润的脸，苍白如纸。

宫灯通明，灿若星辰。

三月初三，贡月国来使求婚，意为为贡月国国主求得贤后。贡月与东昭之间虽说有祁国与商洛两国相隔，却是数代交好，纷争甚少，和亲之后，两国必定更加亲厚。

如今东昭国国主晏玺膝下有七子五女，比起其他四国，可说是枝繁叶茂。五位公主中晏倾君排行第三，刚到及笄之年，上头有倾听、倾云两位公主，皆是二八年华。

茹鸾低眉敛目，合礼地替晏倾君倒上一杯酒水，放下酒壶，静然跪坐在一边。跪坐回原位时她稍稍抬眼，看了看晏倾君右侧的倾听、倾云两位公主，一位身穿素白绣银丝曳地长裙，一位着明紫绣暗花束腰纱裙，头上金步摇，腰挂和田玉，只一眼便贵气非凡。再看自家公主，再简单不过的淡黄色裙衫，连簪子都是银质的，最出挑的不过隐起的水袖。

茹鸾暗暗地叹口气。

倾君倾君，能得“倾君”二字，岂会是普通公主？当年挽月夫人圣宠正浓，倾君公主何尝不是名扬天下？宫中谁人敢欺？可如今：“一笑倾君”的倾君公主，仿佛明珠蒙尘，收敛了所有光芒。

当然，现在的公主，才更像普通人，她更加喜欢。

“茹鸾，我去与太子哥哥说几句话，你看好带来的东西。”晏倾君突然回头，微笑道。

茹鸾忙颌首应允，顺势扶晏倾君起身。

宫灯摇曳，百官齐至，矮长的雕花木桌左右相对，只留出中间一条丝毯铺出的大道和正前方的一块空地。晏珣身着月白色长衫，丰神俊朗，举着酒杯笑意连连地与身旁几人说着什么，一见